

JIS

第2卷
2023
第4期

第2卷
2023
第4期

智能社会研究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ocie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哈尔滨工程大学主办

智能社会研究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ocie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杂志公众号二维码
官网网址 www.jis.ac.cn



ISSN 2097-2091

9 772097 209239

定价: 45.00 元

ZHINENG SHEHUI YANJIU

目 次

智能社会与人口研究专题

国外智慧养老发展现状及其启示 闫 萍 王娟芬 陈知知(1)

基于区块链的养老“时间银行”机制研究和设计 殷沈琴(19)

我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梳理、应用场景、面临挑战及其对策

..... 彭青云 张俊玲 洪焕森(37)

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失能老人居家养老照护资源整合研究

..... 杜声红 宫佳宁 赵艺阳(55)

数字“疗郁”:数字融入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

..... 张月云 李 奇 朱凤霞(71)

智能社会与老龄人口研究领域的文献与展望

——基于 CiteSpace 文献计量软件的研究

..... 李春华 邹凌峰 吴梓涵(93)

研究报告

5G 赋能零售业的发展现状及路径简析

..... 张彦坤 李家胜 彭建真 马文蕾(107)

译 文

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

——一个社会学视角 彼得·福伯格 克莉丝汀·希尔特 著

倪燕萍 丁 旂 译(122)

交际中人工智能对语言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 杰斯·海恩斯坦 勒内·克孜尔切克

多米尼克·迪弗朗佐 等著 李寒秋 陈典涵 译(158)

书 评

乡村电商发展中的国家—市场合力

——评《沙集模式 15 年：信息化时代中国农民网商的生产生活》

..... 林禹津(177)

反思人工智能的愿景、神话与未来

——评《人工智能地图集：人工智能的权力、政治和全球代价》

..... 曹立坤 茅泓锴(192)

访 谈

在科学与社会的舞台上

——斯蒂芬·希尔加德纳教授访谈录

..... 斯蒂芬·希尔加德纳 贺久恒(207)

CONTENTS

SPECIAL TOPICS ON INTELLIGENT SOCIETY AND POPULATION RE- SEARC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Overseas Smart Elderly Care Development	Yan Ping, Wang Juanfen, Chen Zhizhi(1)
Research and Design on the Mechanism of Time Banks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Blockchain	Yin Shenqin(19)
China's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Policy Review, Application Scenario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Peng Qingyun, Zhang Junling, Hong Huansen(37)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Home-Based Elderly Care Resources for Urban Disabled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Du Shenghong, Gong Jianing, Zhao Yiyang(55)
Digital “Therapy”: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on on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Zhang Yueyun, Li Qi, Zhu Fengxia(71)
Research and Prospects on Smart Society and Aging Society Literature: Based on CiteSpace Software Study	Li Chunhua, Zou Lingfeng, Wu Zihan(93)

RESEARCH REPOR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ath of 5G-Enabled Retail Industry	Zhang Yankun, Li Jiasheng, Peng Jianzhen, Ma Wenlei(107)
--	--

TRANSLATED TEXT

What Is Ethnographic about Digit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 written by P. Forberg, K. Schilt; trans. by Ni Yanping, Ding Yi(12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mmunication Impacts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 written by J. Hohenstein, R. Kizilcec, D. DiFranzo et al. ;

trans. by Li Hanqiu, Chen Dianhan(158)

BOOK REVIEW

Country-Market Syner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Comment on 15

Years of Shaji Model: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Chinese Peasants' Online Business-

me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in Yujin(177)

The Promise, Myth and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Book Review for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ao Likun, Mao Hongkai(192)

INTERVIEW

On the Stage of Science and Society: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tephen Hilgartner

..... Stephen Hilgartner, He Jiuheng(207)

在科学与社会的舞台上

——斯蒂芬·希尔加德纳教授访谈录

斯蒂芬·希尔加德纳 贺久恒*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本次访谈中,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 Hilgartner)教授讲述了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求索。从营养学到人类基因组计划,再到近年的技术伦理与新冠疫情大流行项目,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人如何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回答更大的社会问题。希尔加德纳也见证了科学技术学领域从萌芽到繁荣的历程。在受益于与其他学科交叉碰撞的同时,科学技术学也在艰难地定义自身,试图在保持包容性的同时,在建制化的学术机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穿越不同学科抵达科学技术学

贺久恒:让我们从您的学术历程开始吧!您能详细介绍一下您的教育背景吗?

希尔加德纳:我高中时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家乡的罗切斯特大学参与过一些代码写作。后来,我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工程学本科学位,想着自己应该会进入计算机工程或软件编程之类的领域。但没过多久,我意识到自己更感兴趣的是事物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与技术的互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从工程学院转到文理学院,主修我自己设计的“技术与公共政策”(technology and public policy)专业。

* 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 Hilgartner),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学系;贺久恒,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学系。

在20世纪80年代,康奈尔大学虽然有一个“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项目,但那时科学技术学领域还没有真正成形。由于在科学技术学领域找不到适合的博士项目,我必须在历史和社会学之间做出选择:是主修历史,研究科学史,还是选择社会学的子领域科学社会学?

我想我对当代的东西更感兴趣,因此我选择了社会学,去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或简称“宾大”)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由于宾大有很多对医学感兴趣的社会学家,因此我开始了医学方面的研究。毕业后,我回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由于我写过流行病学和营养学等方面的论文,还与医学社会学家一起工作过,博士毕业后我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我在社会与医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Medicine)工作,研究中心的主任是历史学家大卫·罗斯曼(D. Rothman),他的研究课题包括医学伦理、职业道德以及医学史和文明史。

贺久恒:从计算机科学、科学政策到社会学,您经历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学科,最后落脚在科学技术学领域。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科学技术学学者的呢?

希尔加德纳:我当时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我将会成为一名科学技术学学者,但我在读本科时就意识到,我想研究的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我曾想也许我可以成为一名法学学者,但我并不想陷入法律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我知道自己希望成为一名学者。

二、将研究课题当作大问题的模型系统

贺久恒:让我们聊聊您的第一本书《在科学的舞台上》(*Science on Stage*),您提到它是您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始写作的。我想知道,是什么激发了您研究科学咨询建议的兴趣?

希尔加德纳:我认为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的过程,以及基于这些建议做出决策的过程非常重要。早期我写过许多不同主题的论文,关于科学

争议、化学武器,甚至与别人合著过一本关于核问题的新闻类书籍。在这些不同领域中,我都在关注提出建议并做出决策的过程、知识和权力之间边界的模糊性,以及它们相互重叠和嵌入的方式。

选择营养学这个主题,是因为营养学专家们的推荐意见分歧很大,而且当时整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变,这让营养学像是一个可以用来理解更广泛问题的模型系统。这也是我的另一个选题原则:这个课题能否说明一些更大的问题?营养学争议非常适合研究科学建议,因为有很多自认为是专家的人想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因为受到了广泛关注,很多人觉得他们受到营养学建议的影响,其中也有很多利害关系。

贺久恒:您能深入谈谈欧文·戈夫曼(E. Goffman)对《在科学的舞台上》的影响吗?

希尔加德纳:戈夫曼曾是宾大的教授,但他在我去读硕士之前就去世了。虽然我从未见过头,但那里的每个老师都认识他。戈夫曼在系里很有影响力,教员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他进行评论。与我关系密切的一位教师查尔斯·博斯克(C. Bosk)对拟剧论很感兴趣,但他也在几年前去世了。我们一起写过一篇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非常成功。那篇论文反映了拟剧论的观点,我发现它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帮助。在科学咨询建议方面,科学顾问试图影响人们,建立可信度。拟剧论很适合用来分析,而且我也知道如何阐明它,社会世界的戏剧化视角是我思考大多数问题的核心。

贺久恒:在此之后,您为什么选择在基因组学领域开展下一个项目?

希尔加德纳:1988年,我去了社会与医学研究中心,当时他们主要研究临床医学。他们聘用我的原因是,他们想找一个研究生物医学的人,他们喜欢我在营养学等方面的研究。他们告诉我,我可以继续做我的项目,把论文发表出来;但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我能在医疗中心找一个有趣的,最好能得到资助的项目。他们让我先和医学系的医疗团队一起工作,看看医院里的情况。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却发现自己并不想做与临床医

学相关的研究,他们其实也不想让我从事临床医学。

环顾医学中心,我思考哪些生物医学的基础技术会发生显著变化。我对两个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一是蓬勃发展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其二是由计算驱动的成像技术。很多新技术被发明出来,CT扫描已经出现一段时间,核磁共振扫描还很新。我去看了放射学方面的研究,但我觉得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可能更重要。

于是,1988年我去医学院遗传学系的不同实验室了解情况,与实验人员交谈,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我选中了一家正在做染色体图谱绘制的实验室,这家实验室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关系密切,显然很有可能得到资助。所以,我并不是最初就决定要研究人类基因组计划,我只是打算研究这个领域。

就这样,我开始在那个实验室做研究。他们对我进行了技术培训,让我做实验,给我分配了一个小问题去解决。某种程度上,我就像实习生或者新来的研究生,他们像培训从其他领域进来的研究生那样培训我。我学会了如何寻找基因,并负责进行一项特殊的测量,学到了很多技术知识。然后他们说:“来参加讨论基因组项目的会议吧!”我认识了很多其他实验室的人,就这样融入了这个圈子。随着基因组计划的展开,我写了一份研究基因组计划的资助提案,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那里获得了一笔小额资助,又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了一笔更大的资助,后来又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贺久恒:听起来那些科学家很支持您的研究。我想知道:您是如何与研究对象建立并维持关系,又是如何说服他们相信您的研究价值,进而给予支持的?

希尔加德纳:让科学家们相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重要到值得被研究其实并不难,科学家们想的是:“我们将史无前例地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并进行测序,相关技术尚未成熟,有待我们的发明创造。”对于生物学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可以和阿波罗计划相提并论,有人来研究很合理。我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觉得我能够坚持跟踪他们的研究是件好事,他们喜欢我这样的研究者。

另一个原因是,在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很多科学家都参与其中。但随着项目的推进,其中一些人被淘汰了,实验室数量也随之减少,他们开始集中资源建立几个大型研究中心。我关注了其中一些中心,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在年度会议上,我可以见到所有人。通常这些会议都会持续好几天,我在会上采访了很多人的。

我造访了一些实验室很多次,因此认识了很多人的。我持续采访了一些特定的人,他们对我帮助很大,其中一些人在项目中越来越重要。有时候,我向科学家们介绍我的发现,他们觉得很有趣。用哈里·柯林斯(H. Collins)的话说,我积累了相当好的互动专长(interactional expertise)。科学家们很高兴看到我能理解他们在做什么,这提高了我的可信度。

贺久恒:我们接着来谈谈您在《重组生命:基因组学革命中的知识与控制》(*Reordering Life: Knowledge and Control in the Genomics Revolution*,以下简称《重组生命》)这本书中提出的概念——“知识-控制体制”(knowledge-control regime)。您能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您是在田野考察中,还是在写作时想到这个概念的?

希尔加德纳:这个概念的演变过程有点复杂。刚开始做田野调查时,我注意到一个在其他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中并没有得到重视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对数据、知识和信息控制的重视程度。例如:谁拥有这些数据?谁在什么时候能获取这些数据?谁在什么条件下能获取这些数据?所有这些问题在我的研究中都是可见的。当然,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实验室研究提出的其他问题也非常明显。例如,人们对铭文(inscriptions)的关注,以及人们推敲各种主张的认识论地位的方式。这些事情一直都在发生,你可以在各个层面看到它们,比如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再比如,在集合的时候,或者科学家在房间里讨论他们刚刚展示的结果的时候。

这种对数据、资源、信息和知识控制的关注并不是实验室研究的主题,但其在实践中非常突出。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将其概念化,并发表了一些关于数据如何生产、再生产和改变的论文。科学家们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

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并写了一篇关于传播体制(commun-ication regimes)的论文。由此,我引入了“体制”这个词。我想发展出一种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概念,当我结束了田野调查之后,我希望能够提出一个概念来真正描述关于知识控制的种种复杂性,特别是知识控制中对信息的选择性披露和隐瞒。这一概念能够更加概括性和抽象地总结我在田野中的发现。

我希望它是对称(symmetrical)的,既能观照对知识的限制,也能把事物投向更宏观的世界。实际上,这些事物的关系往往是成对的。这个概念是在田野考察后才逐渐成形的,但它早就有了先导。揭露和隐瞒是同时发生的,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个具有戈夫曼特色的想法贯穿于《在科学的舞台上》,也蕴藏在这本《重组生命》中。

贺久恒:您刚才提到了另一种叫作“传播体制”的体制(regime)。我很好奇,您为什么选择“体制”这个词呢?

希尔加德纳:在社会科学中,“体制”这个概念被用来指代不同尺度的事物,但所有这些用法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体制是一种结构,控制着各种关系和行动。体制带有法律或准法律的意味,指的是给事物施加秩序。与此同时,体制也可以被改变、挑战或推翻。它们具有不变性,但并非完全固定。这些特性(与我想讨论的内容)似乎非常契合。在法学等领域,有人可能会谈论一个已经建立的制度,它会定义人物、行为者以及他们的能力——它定义了规则。基本上,这对我想做的事情很有效。这篇关于交流机制的论文,基本上是基于对当时期刊工作方式和基因组数据库工作方式的比较,我在《重组生命》一书中对此有更多阐述。

另一点是这些体制之间存在管辖权冲突。例如,在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中,政府内部或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边界空间由谁来制定控制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新兴技术看作不断产生边界空间的地方。当它们被制造出来时,你必须厘清控制权将如何运作。是把它交给这种或者那种机制,抑或建立某种新的机制?所有这三种情况都发生在基因组学中。

贺久恒:让我们来谈谈您目前在“发展中伦理”(ethics in the making)方面的工作。您能谈谈这些项目是如何与您之前的研究相交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吗?更进一步,能否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项目?

希尔加德纳:“发展中伦理”这一概念的重点在于,新兴技术通常无法完全符合现有规则。因此,新兴技术领域是一个可以建立新制度或改变旧制度的空间。“发展中伦理”项目中的一部分扩展了“知识-控制体制”的概念。我正在研究:在以机器学习为导向的系统中,协调和编排不同类型知识流动的方式是如何建立的?不同能力在不同社会实体之间是如何划分、分配和构建的?这些体制的建立催生了什么类型的参与者?我们研究人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正在构建什么规则,其他人如何反击?在这个空间中,对信息、数据和相关权力的控制,围绕这些控制的政策和伦理是如何构建的?

该项目的另一部分是:人们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如何概念化利害关系?他们以什么为基准?哪些是显而易见的,哪些是不明显的,哪些地方存在争议、分歧和共识?这个项目是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经验性考察。

贺久恒:在您的研究历程中,有没有一个核心兴趣将所有这些项目联系在一起?

希尔加德纳: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是:随着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是如何重新分配的?在技术快速变革时期,世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么保持不变的是什么,难以改变的是什么,容易改变的又是什么?这也是我认为想象未来很有趣的原因。我认为人们常常将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在技术方面,你可以说我们能做到某一点,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例如,你可以完全改变基因测序的技术和生产,但要重新安排围绕其使用的社会关系则非常困难。

三、科学技术学是研究知识的学科

贺久恒:您如何定义科学技术学这门学科?您认为科学技术学学者或科

科学技术学研究项目的本质是什么?

希尔加德纳:在我看来,科学技术学是一门非常基础的学科,它不是把一点社会学、一点历史学和一点人类学统统应用于科技的大杂烩。如果从最核心的领域来看待一级学科,生物学是关于生命的科学,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科学技术学则是研究知识的学科,因此是非常基础的。科学技术学关注知识的概念,这就是我对该领域的定义。它研究知识如何被使用,从经验上研究知识如何被破坏、控制、转移、转化,以及社会如何与知识体系相互关联,知识体系如何构成社会,并在特定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非常核心的作用。

贺久恒:您能谈谈对科学技术学未来的看法吗? 您希望这门学科更加制度化,还是希望它更加包容,欢迎其他学科的所有学者加入? 这两个问题来源于我参加科学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SSSS)会议的经验,与会者包括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甚至语言学的学者。我想说,包容性是一个优点,但它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我们学科的制度化程度。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是一名科学技术学学者,因为我研究的学科与科技有某种关联。”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希尔加德纳:我非常欢迎人们从他们想要的任何角度来研究科学技术。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一个务实的答案。从科学技术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学科或领域? 科学社会学家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对学科和分支学科进行分类,这是一个需要大量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领域。大学的运作方式是(我说的是美国的情况,但我所说的很多内容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组成大学的各个部门应该涵盖各个领域或学科,资源以学院/系为单位进行分配。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稳定的科技研究领域,并确保大学里有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提出关于知识的问题,并成为研究知识的专家——这就需要对学科进行某种定义,并制定一些标准,对边界进行某种管理。我说的“稳定”并不是冻结、僵化,也不是一成不变地重复同样的事情,而是指它在10年、20年或40年后依然存在。

假设你有一个科学技术学系,该系10年或20年来聘用的所有人都是科学史学者。那么,管理者就很容易说,科学技术学系的教师应该是历史系的一部分。而一旦成为历史系的一部分,它就会随着学生和管理者兴趣的改变而萎缩。因此,我认为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这个领域需要自我定义。我们衡量社会科学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思想的散播: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的思想,是否正渗透到相邻领域?在这方面,科学技术学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来自科学技术学的理念,在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以经济学为类比,社会科学家可以使用理性选择模型来描述婚恋市场,或者使用经济学工具来理解其他领域。他们可以这样做,但不能声称自己是经济学家。

我认为,很多人对科学技术学领域的主题感兴趣是件好事,会议的包容性和欢迎性也很好。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个领域需要创立并捍卫自己的核心,以实现制度化和稳定化,这样它才不会消散。

贺久恒:您作为一名美国学者,见证了美国科学技术学界数十年来的发展。您对中国科学技术学学者在中国建立科学技术学学科有何建议?

希尔加德纳: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挑战,我很难给出非常准确的建议,因为我并不了解中国大学的具体情况。我对大学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了解也不够详细,无法就如何将其制度化发表太多意见。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我认为我非常了解的国家,对于那些试图将科学技术学制度化的人来说,每所大学也有其独特的挑战。

我不觉得自己能发表很多意见,但我想说,在美国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逐步提高制度化程度。例如,康奈尔大学曾有一个“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和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项目,二者为新建一个授予博士学位项目的系创造了条件。康奈尔大学的成功之处在于,利用现有的、可以控制的资源,尽可能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努力提升科学技术学学科化的程度。因此,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拥有专职教师的系和一个博士学位项目。我认为,在没有项目的情况下不可能突然变出一个系。

此外,在美国,最强大的联盟往往是与科学家结成的。科学技术学和社

会学之间的地盘竞争,可能比科学技术学和行星研究或类似领域之间的竞争更多,这是因为相邻的领域更有可能觉得你在试图进入他们的空间。而科学家会认为科学真的很重要,人们应该研究它。因此,我认为这可能是其他国家也会遇到的问题,在中国可能也是如此。很多科学技术学项目都是在以工程学著称的地方设立的,比如麻省理工学院、伦斯勒理工学院、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贺久恒:最后,请问您有什么建议给新生学者,如何建立自己的学术生涯?

希尔加德纳: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研究那些能让你真正兴奋的东西,因为它们能给你做好本领域所需工作的能量。在选题时,想象未来哪些领域会变得重要也是非常值得的。一些科技领域更有可能让未来的人了解它们过去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科学技术学问题则会显得与之非常相关,另一些话题则不太可能。学生在选择研究专业领域时,最好能考虑到这一点。还有一点是,如果你发现太多人都在问某个领域的相同问题,那么你就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你必须尝试一些新东西,做点疯狂的事情。就像我的第二本书,研究人类基因组计划真是个疯狂的想法!它对于一个助理教授来说显然太过庞大了,一开始我甚至无法说服自己这是个好主意。但最终,这次尝试对我很有帮助。

编委会主任：高岩

编委会副主任：夏桂华 赵玉新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委：尹航 冯仕政 冯全普

（按姓氏笔画排序）吕鹏（中南大学） 吕冬诗

朱齐丹 汝鹏 苏竣

李正风 来有为 肖黎明

邱泽奇 何晓斌 宋士吉

陈云松 陈华珊 郑莉

孟小峰 孟天广 赵万里

赵延东 胡安宁 袁岳

黄萃 梁玉成 董波

曾志刚 蔡成涛 璩静

青年编委：丁奎元 王磊 叶瀚璋

（按姓氏笔画排序）邢麟舟 向维 刘灿辉

刘松吟 刘春成 刘晓波

安博 许馨月 孙宇凡

李子信 李天朗 李晓天

吴雨晴 何丽 邹冠男

张咏雪 张承蒙 陈茁

陈典涵 林子皓 周雪健

周骥腾 郑李 胡万亨

茹文俊 贺久恒 贾雨心

郭媛媛 黄可 梁轩

曾晨

编辑团队

主编：郑莉

编辑部主任：吴肃然

编辑部成员：林召霞 王立秋

李昕茹 李天朗

岳凤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南通大街 145 号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7-209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23-1615/C

印刷单位：哈尔滨理想印刷有限公司

创刊年份：2022 年

出版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

发行单位：哈尔滨市邮局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邮发代号：14-375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5.00 元

投稿指南

本刊面向海内外学者征稿，欢迎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专家学者惠赐稿件。请在来稿首页写明文章标题、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全称、联系电话、详细通信地址、电邮地址等）。文稿需完整，包括标题（中英文）、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300 字左右）、关键词（3—5 个）、正文、参考文献等。所投稿件如受基金资助，请在标题上加脚注说明，包括项目全称和项目批准号。来稿请以中文撰写。

稿件采用他人成说的，须在文中以括注方式说明出处，并在篇末列出参考文献；作者自己的注释均作为当页脚注。中外文参考文献分开列出，中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并按音序排列。中文文献参照中文社会学权威期刊格式，外文文献参照APA格式。来稿中的图表要清晰，符合出版质量要求，必要时可单独提供图表压缩包文件。

稿件格式请参考杂志官网（<http://www.jis.ac.cn>）“下载中心”中的稿件模板。

投稿方式：请登录杂志官网投稿系统（<http://www.jis.ac.cn>）进行投稿。

编辑部联系方式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哈尔滨工程大学主楼北楼 N301 室，《智能社会研究》编辑部

邮编：150001

电话：0451-82588881

E-mail: mailto:jis@163.com

著作权使用说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络知识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网络知识服务平台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